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
第十九回 桃花人面雀護重來 璧合珠聯真娘下嫁

且說程老七因為那一天，受了龔維藩的糟蹋，雖然怕他是官場中人，不敢和他計較，心上卻甚是忿忿不平。便悄悄的走到王小寶家，要和她商量一個翻本的法子。想了半晌，卻想不出來，還是王小寶想了一個主意，和程老七說道：「我這個地方，掛著牌子，人人都可以進來，你天天的在我這邊走動，保不住以後不鬧事情。我這幾年的生意，也實在做得怕了，你也不是拿不出錢來的人，何不和老鴛商議，拚著才害脫些兒銀錢，把我贖身出來。一則總算你把我救出火坑，二則出了你的一口悶氣。我看那姓龔的雖然目下當著優差，一時卻拿不出許多錢來，你趁他一個不防備，把我娶了回去，料想他也沒有什麼法兒。你想我這個主意如何？」程老七聽了，想想倒也不差。自己盤算了一會，定了主意，便叫了老鴛上來，和他商議，要替小寶贖身。那老鴛因小寶是個花榜狀元，這兩年和酒連綿，生意甚好，正想要把王小寶當作個錢樹子，靠在她身上，要發一注大財，那裡肯放她贖身出去？起先咬著牙齒，不肯答應，後來程老七和她再三商議，又許了她的重價，王小寶又委委婉婉的，勸了老鴛一遍道：「我做了這兩年生意，給你掙的錢也不少了。不是我誇口的說話，要打我這樣的銀人兒，也打出來了。我也是個好人家兒女出身，吃這碗把勢飯兒，是吃得再怕沒有的了。現在難得程老七肯出重價，和我贖身，我勸你不要作難，還是答應他的好。你若一定不肯答應，自然我也勉強不來，那時你却不要怪我，憑你怎樣的把我處治，要我再做這個生意，我是死也不來的了。」王小寶說了這一番說話，那老鴛聽了，呆了一回，想想就是把她勉強留在此間，她的心也是不向的了。留得她的人，留不得她的心。不如還是好好的放她去了，還好得些身價。心上這般想著，便一口扳定，定要一萬洋錢。他以為程老七一定捨不得這些銀子，那知程老七和王小寶的交情，真是蚨蝶同心，鴛鴦並命。春蠶到死，猶多未盡之絲；蠟炬成灰，尚有將燃之淚。這樣的連枝比翼的心期，海誓山盟的情況，不要說是叫他拿出一萬洋錢，就是要把他的家屋平分一半，給那老鴛和王小寶贖身，大約他也沒有什麼肯。當下程老七聽那老鴛開口，只要一萬塊錢，毫不驚皇，喜出望外，便一口答應。還答應另外給他三千塊錢，算是認還小寶的局賬。

那老鴛想不到程老七竟答應得這般爽快，一時呆子一會，倒翻不轉口來，免不得有些後悔。又回過念頭來一想，到底一萬三乾塊錢，他就用一世，也用不了這些，還好拿著這個身價，作為本錢，另外多買幾個討人，將來或者還有比小寶好的，也不可。這樣的一想，便滿心歡喜起來，也就一諾無辭，並不推托。好個程老七，見她已經答應，曉得事不宜遲，便立刻起身出去，到往來的錢莊上，划了一萬四千塊錢的票子，回過頭來，再趕到王小寶家。只見小寶家門口，停著一乘黑布四轎，又有三四匹馬係在一旁。程老七曉得又是那龔維藩來了，懷著一肚子的鬼胎，覘將進去，卻看見客堂內，坐著幾個差官，仰著臉，挺著肚皮，高高地坐在那裡，還有幾個親兵，都立在天井裡頭。

見了程老七進來，一個個突出了眼珠，瞪著他。程老七低頭急走，上了扶梯，到亭子間坐下。王小寶正陪著龔維藩在那裡，不得過來。程老七叫娘姨把老鴛叫來，和她說道：「我划了三張一萬四千的銀票在這裡。一萬是正價，三千是局賬。那多下來的一千，給他們一班男女相幫，什麼除牌字等一切喜封，都在裡頭。總算他們跟了小寶一場，給他們點兒好處。但是這件事兒，也不是空口說白話的。你卻要寫張憑據給我。」那老鴛諾諾連聲的，走了出去，約等了兩三點鐘的工夫，把個程老七等得十分焦燥。又停了一回，方見那老鴛來了，手內拿著一張婚書，卻是用大紅全帖寫的，那婚書上字，寫得歪歪斜斜的，白字連篇。程老七看了一遍，字義倒還不錯，便把三張銀票，親手點交給她。又叫她婚書上打了手印，鄭重其事的把婚書收下。和那老鴛說明了，明日就要抬人。總算程老七的心上，一塊石頭落地。只可恨的是龔維藩賴著不走，料想他今夜是定要在這裡的了。待要和他爭論，恐怕又吃了他的虧，想來想去，只得歎一口氣，憑他去怎生受用，橫豎只有今夜一天。只要他明天前腳走了，後腳就去抬人，等他晚上來的時候，撲一個空，不怕他不氣一個半死。想定主意，便先自走回寓所。料理一回明日的事情，又連夜去僱一號大船，停在閘門外。想著就把小寶娶到船上，好連夜開回家去。原來固莊是個有名的大鎮，離蘇州約有五十里路程，程老七到蘇州的時候，也是借住在親友家中的。一言表過不提。只說程老七部署已定，睡在牀上，專等天明，心上卻輾轉的轉起念頭來，暗想龔維藩這個狗頭，今天住在小寶那邊，不知怎生的快活，恨不得立刻要趕到王小寶家去，聽聽他們兩個的說話。想了一會，想得虛火上升，翻來覆去，再也睡不著。這一夜裡頭，程老七心上的難過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眼巴巴的，好容易等到天亮，一骨碌扒起身來，看看時候尚早，在牀上坐了一回，沒奈何只得又睡下去。這回卻倒睡著了，直睡到十二點鐘，方才起來。連忙看了一看牆上的掛鐘，見已經指到十二點上，連連跌足道：「遲了，遲了！」

便立刻叫當差的，出去傳齊了娶親的執事儀仗，飛一般的趕到王小寶家。他曉得這個時候，龔維藩已經上衙門拜客去了，要到傍晚時分才來，所以放心大膽的進去。一問龔維藩，早已走了。王小寶已經梳洗停當，打扮得嬌嬌滴滴，裊裊婷婷，滿面春情，一身香體，只等程老七到來。正在盼望，見程老七匆匆走進，背後跟著一個家人，又有幾個賓相執事，捧著冠帔進來，王小寶見了大喜，連忙穿換停當。外面樂人便吹打起來，一連催了三次，把個王小寶挽了出來，擁入花轎。那老鴛還算有些良心，受了程老七一萬幾千塊錢，不好意思空身打發，把王小寶平日的衣飾，分了一半給他。小寶喜洋洋的登轎而去。程老七見小寶已經上轎，知道大功告成，便也匆匆的坐了轎子，抄前趕上船去。

看官且祝一班妓女嫁人，為什麼一定爭著要穿鳳冠霞帔，紅裙披風？難道她不曉得自己是個信人出身，就是嫁人，也不過是個小老婆罷了，不信還有人娶個妓女出身的作正室麼？如此說來，就是那班信人，穿了紅裙披風，鳳冠霞帔，也逃不了一個小老婆的名目，為什麼定要爭這個無益的虛文呢？原來地球之上，女界之中，最卑污下賤的是信人，最奢侈放縱的也是信人。他們這班妓女，聚著無數的客人，供給他一身的揮霍，差不多有願必諧，無求不得。無論什麼貴重的物件，做不到的事情，她總比別人容易些兒，定要做到了這步田地，方才算數。

只有這鳳冠霞帔，紅裙披風，是婦人的一身名器，平常的人看得它並不值錢，作信人的卻看得這個名器甚是貴重。憑你相貌再好，名氣再大些的信人，沒有嫁人的時候，也不能穿這個服色。所以妓女嫁人，不論上中下三等的信人，定要力爭上游，穿這一身裙披冠帔，那以後的為正為偏，倒也並不計較。這些信人存了這個念頭，就有一班滑頭碼子的少年，要想轉那信人的念頭，卻又輕易不得到手，便假充了什麼職官，一味的把那朝珠補子、紅裙披風的這些婦人的名器，來籠絡她，就像那一班山林隱士、草莽英雄，朝廷把爵位來籠絡他的一般。往往有一班信人，上了他們的當，嫁了過去，把自己手中的衣裳首飾，一齊騙得精光。沒奈何再落風塵，琵琶別抱，說起來也覺可憐。

歸根兒，還是她自己誤在一個名字上頭。可見世界之上，這名之一字，也是個誤人不淺的東西，千古以來的一班兒有名人物，多半是誤在這名字上頭。若要做書的在下，一一的把他們的名字數說出來，在下一時卻也徵考不出。只看那青磷鬼火，黑塞蒼茫，蔓草荒煙，白楊蕭瑟，就是那班英雄名士的下場頭子。

看官們休懷舊夢，且聽新聞。只說龔維藩那天，正是上衙門的日子，各處衙門去走了一趟，口來又拜子幾處客，直到傍晚時候，方才事畢。興興頭頭的，趕到王小寶家來。那知到得那裡，靜悄悄的，客堂裡頭，一個人也沒有。龔維藩見了，有些疑惑，便一直走上扶梯，跨進小寶房內。只見小寶房內，人影兒也沒有一個，保險燈也不大亮，連牀頭的幾個箱子，也不見了。龔維藩見了，大吃一驚，便高聲叫那老鴛上來。叫了好一會，才見那老鴛慢慢的走上樓來，見了龔維藩，道：「啊，龔、老、爺，對、不、起，孝寶、今、天、嫁、了、人、了。」龔維藩聽了，就是一呆，連忙問道：「既然小寶今天嫁人，為什麼她昨天晚上，並沒有朝我說起？」老鴛道：「想必她是怕龔老爺聽了動氣，所以沒有提起，」龔維藩聽了，呆了一回，心上雖然有氣，卻是說不出她什麼錯處來，只得又問道：「那娶她回去的，是個什麼樣人？你們可曉得他的底細麼？」老鴛聽他追問娶小寶的客人，不敢說謊，恐怕

他去打聽著了真情，要來和她尋事，便直言拜上的朝著龔維藩說了。龔維藩不聽是程老七娶的猶可，一聽娶小寶的人就是程老七，只氣得直跳起來，大叫一聲罷了，一時間醋氣衝心，火星直冒。回過頭來，怒問那老鴛道：「既是姓程的娶他，你為什麼不來問我一聲，難道只有姓程的娶她得起，我姓龔的就娶她不起的麼？」老鴛聽了，不慌不忙的向龔維藩說道：「龔老爺，不瞞你說，我們堂子裡頭的信人嫁人，總是瞞著人的。為什麼呢？信人的相好客人，不止一個，那些客人，曉得了信人要去嫁人，那有不動氣的道理？」

保不定還要兩下吃醋，鬧出什麼事來，我們一個開堂子的，那裡擔當得住？所以還是省些說話，不告訴他的好。龔老爺，你想我這個話，可是不是？就是小寶嫁人，也是她自家的主意，並不是我願意叫她嫁人。龔老爺，小寶的生意，是瞞你不過的。

從去年到如今，差不多就有一萬多洋錢，我那裡就捨得她去嫁人？恨不得把她留在家中，和我再做幾年生意才好。無奈她一心想要嫁人，留住了她的人，留不住她的心，也是枉然。龔老爺，你也不要生氣，小寶這個人，是沒有良心的，不用再去相她，況且她的人才，也算不得什麼真真上等，料想也還尋得出來。等我用心用意的，去多買幾個討人回來，請你龔老爺照應照應，可好不好？」龔維藩起初聽了那老鴛的話，直氣得目瞪口呆。一時無可如何，想要拿那老鴛出氣，卻又被她一番有情有理的話兒，說得他閉口無言。那心上千回百轉的，就如打結一般。呆呆的坐了一回，只得坐著轎子回去。真是乘興而來，敗興而還。在轎子裡頭轉著念頭，想那王小寶未嫁之前，和我怎樣的恩情，如何的要好，那有她就要嫁人，不給我說明的道理？這個裡頭，一定有什麼原故。不是被那老鴛硬逼著嫁人，就是被她藏到那裡去了。但是又沒有什麼憑據，不能問她要人。

正是：昨夜藍橋之路，惆悵桃花；西風舊板之門，淒涼人面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